

- 美借人權法對中港施壓
- 日本再加消費稅填財赤
- 澳研建人民幣證券市場

1. 美借人權法對中港施壓

繼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外交委員會於9月底分別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開綠燈後，眾議院於10月16日通過法案，預計很快提交至參議院全體會議作審議。

短評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最早是在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期間由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聯手提出，隨著運動偃旗息鼓而淡出公眾視線；今年6月以來香港爆發修例風波，《香港人權法》再次被納入參眾兩院的議事日程，更獲得跨黨派的支持，令最終生效的可能性看高一線。法案一旦通過，將從法理上強化美國對香港自治狀況的監察；一方面明確要求美國國務卿每年向國會提交報告，並在查證香港保持足夠自治後方能延續《美國—香港政策法》，另一方面亦賦予總統權力，可將侵害香港人權、民主和自治的人士列入黑名單，並禁止入境及凍結其美資產；其中，《香港人權法》有可能觸動《香港政策法》，這一點最引起各方的高度關注。《香港政策法》在香港主權移交前的1992年通過，美方據此承諾在「一國兩制」下對香港與內地予以區別對待，包括將香港設為獨立關稅區、承認香港特區護照、容許香港在美國出口管制下購買敏感技術物品，以及在航運交通和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給予香港優待；這些特殊待遇一旦失去或受限，香港的競爭力以及自由港和國際商貿中心的聲譽難免會受到影響。從另一個角度看，《人權法》標榜要對香港自治地位設立制度化的查驗機制，但這其實並非絕對的「新生事物」；在1997至2007年以及2015至2019年間，美國國務院每年均向國會提交《香港政策法報告》，以「年報」形式進行的覆審可以說早已成為常規動作。更重要的是，美國訂立《香港政策法》的根本目的並非要恩惠香港，而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和經濟利益考量。香港的特殊地位使其成為西方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通道，大量美資以香港為橋頭堡進入內地市場和管理亞洲業務；香港更是美國最大的貨物貿易順差來源地。即使《香港人權法》得以通過，香港的特別待遇可能面臨更加頻密、苛嚴的審查，在某些情況下被收緊和牽制的風險或會升高；但在「利字當頭」之下，相信美國亦不願貿然改變香港的地位。適逢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美國政府再次推動《人權法》，顯然是想借「打香港牌」來牽制中國，以及為中美經貿談判增加籌碼。雖然短期內《人權法》對香港的影響會是心理上多於實質，但這項法案畢竟會給美港、中美甚至中港之間的關係以及香港自身經貿社會發展帶來新的不確定性，令今後香港、內地和美國之間的三角關係更加錯綜複雜。

2. 日本再加消費稅填財赤

日本在本年10月1日將當地消費稅率從8%加至10%，為過去5年半以來再次上調該稅率。

短評

為了平衡國家稅制及增加財政來源，日本於1989年首次引入3%的消費稅，步入主要由所得稅、資產稅和消費稅構成的三足鼎立時代。其後消費稅經歷了兩次調整，分別在1997年調

升至 5% 及 2014 年調升至 8%；稅率增加亦使得消費稅於日本總體稅收中的作用大幅上升，1990 年消費稅收入僅佔全國總稅收的 7.7%，至 2018 年已攀升至 29.33%，乃僅次於所得稅的第二大稅源。但兩次調升消費稅率均對當地經濟造來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1997 年加稅後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當地爆發銀行危機，日本經濟大幅衰退，2014 年加稅導致民眾消費應聲急跌，再次引發經濟衰退，迫使央行要加大「放水」。前兩次調升消費稅的慘痛教訓前車可鑒，安倍政府再度調升消費稅的時間從原定的 2015 年一再延後。今年，日本政府終於正式落實加稅的決定，主要是基於兩方面的考量。一方面，當地老齡化及少子化趨勢日益加劇，使得勞動力人口佔比持續下跌，財政負擔越來越沉重，令通過加稅增加財政收入顯得迫在眉睫。日本總務省公佈的數據顯示，2018 年日本人口「八連跌」降至 1.26 億人，年齡介乎 15 至 64 歲的勞動人口佔比為 59.7%，為歷年新低；同年政府債務總額與 GDP 佔比已達 226%，創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歷來的最高紀錄。但另一方面，近年日本經濟有所好轉，內需逐步復甦，為加稅提供了契機；2019 年私人消費支出的按年增長率從第一季的 0.5% 升至第二季度的 0.9%。首相安倍晉三表示，是次增加消費稅帶來的庫房收入除用於填補財政赤字外，還有一部分將用於推行高等教育和幼稚教育免費化；冀望透過減少教育負擔來改善少子化傾向。為了緩和增稅對消費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對低收入家庭的衝擊，日本政府今次還引入「輕減稅率」政策，即在整體消費稅提升的同時，部分食品、飲料和定期訂閱的報紙等仍會維持 8% 的稅率不變；難怪不少人認為日本的消費稅將成為史上最複雜的稅。

3. 澳研建人民幣證券市場

廣東省政府透露，澳門組建證券交易所方案已經呈報中央，希望能打造成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納斯達克」；澳門金融管理局亦指，已委託國際顧問公司就建立證券市場開展可行性研究。

短評

澳門博彩業蓬勃，其他產業卻萎靡不振，經濟結構嚴重單一化；近年社會各界對推動產業適度多元化的呼聲漸高。中央早在 5 年前已拍板在澳門成立金融交易所，年初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亦表示要「研究在澳門建立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證券市場」；是次澳門將成立證券交易所提上日程，也可以說是對國家大灣區戰略部署的積極響應。目前內地資本賬目尚未全面開放、人民幣未實現完全可兌換，澳門與香港一樣具有「一國兩制」的優勢，資金可自由兌換和進出，澳門幣又因與港元掛鈎而變相採取美元聯繫匯率制等，均使得澳門在某些方面比深圳和上海更具發展離岸金融業務的條件。適逢近期香港經歷重大社會動蕩，加上美國在中美關係中頻頻「打香港牌」，甚至揚言要修改《香港關係法》和檢討香港的特殊待遇，令香港的經貿金融前景再添不確定性；在此背景下，推動澳門金融業發展可避免「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對於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具有積極意義。然而，澳門本身的金融基礎薄弱，在制度、人才、技術、國際聯繫等方面基本上付之闕如，市場深度和廣度亦欠奉；截至 8 月底時的人民幣存款僅約 511 億元，不到香港的 8%。另一方面，澳門希望打造「納斯達克」式的人民幣證券交易市場，估計是瞄準大灣區內的科技公司和初創企業；惟香港創業板及深圳中小企業板近在咫尺，澳交所要與兩個勢力雄厚的「老大哥」分庭抗禮，絕非易事。其實，香港交易所早在 2010 年已嘗試發展人民幣計價證券，但經過多年努力仍然成效不彰；作為「金融初哥」的澳門應如何另闢蹊徑，才能在一個高難度的領域「發圍」？看來，即使有中央的背書和廣東省的全力支持，澳門證券交易所的發展相信仍是道阻且長。

以上資料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秘書處編寫，內容僅供內部參考；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政策研究部。
電話：2542 8611；傳真：3421 1092；電郵：research@cma.org.hk